

在那遍地故事的熱土上

文學溪林

梁鴻鷹

人是一種消費故事的動物，沒有故事的滋養，我們或許會失去很多樂趣，還會喪失掉部分生活的動力。出行，為我們提供打開歷史、邂逅故事的機緣。

2024年夏天，在那個萬物蔥蘢的季節，我再次走進山東高密，算起來，距上次參加紅高粱節和電視劇《紅高粱》開機儀式，竟已過去了整整十年。千里路，萬卷書，高密過去與現在賜予的很多故事，都讓我心生不少感慨。

近代考古學家羅振玉在《三代吉金文存》中記載，考古發現有「高密造戈」的戰國銘文，因此，「高密」作為地名出現是在戰國時期。秦滅六國後，推行郡縣制，置高密縣，屬齊郡後改屬膠東郡。據說「高密」有三個含義，一是大禹的字為高密，大禹即高密，高密即大禹；二是高密為大禹的封國；三，「高密」作為地名最早在典籍中可查的是《史記》。

《史記》全書至少出現了七次「高密」，這七次均以地名出現。高密的「三絕」——撲灰年畫、泥塑、剪紙從遠古走來，訴說着千百年來能工巧匠的故事；在莫言小說中反覆出現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「茂腔」，更是人間煙火故事的一部分。高密還有「三賢」——春秋名相晏嬰、東漢大經學家鄭玄、清代大學士劉墉。

這塊熱土上的自然風物、瑰麗景觀，也在文學史上流芳。比如，清代官員李元直之子李憲璽、李憲嵩、李憲喬三兄弟作為清代高密詩派的代表人物，以具有高密濃厚地方特色的優雅詩作書寫了自己的鄉土情懷。李憲璽在《高密道中》一詩中寫道：「濰水東流去，高密古縣城。秋風起禾黍，落日見柴荆。」直接點明了高密的地理位置（濰水、古縣城），並通過對

秋風、禾黍、落日、柴荆等意象的描寫，令高密鄉村的寧靜與質樸躍然紙上。李憲璽常借景抒情。例如，他在《秋日感懷》中寫道：「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跡。秋風起高密，孤客獨嘆息。」李憲喬的詩歌常以高密的歷史和民間傳說為題材，其《高密懷古》曰：「古城荒草沒，遺蹟幾人尋。唯有濰河水，滔滔流至今。」詩作通過對高密古城遺蹟和濰河水的描寫，表達了對家鄉歷史的追憶與感慨。

清代蒲松齡作為山東人，在其《聊齋誌異》裏也寫了高密，《阿纖》就是一篇與高密有關的美麗故事。故事說的是，山東高密商人奚山雨夜投宿一老翁家，為感激一家人的款待與好意，願讓小弟三郎與老人女兒阿纖成親。阿纖以囤積糧食為癖好，婚後給三郎帶去很多糧食，奚山一家享受着阿纖帶來的一切。奚山有次無意得知阿纖是囤積糧食的老鼠精，於是大家便開始嫌棄她，阿纖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三郎。過了幾年，奚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貧困起來，終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。

從高密走出的作家莫言在諾獎頒獎儀式上演講的題目叫《講故事的人》，而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稱蒲松齡為「偉大的講故事的人」，他多次談到蒲松齡對自己所寫小說的影響，他還說：「蒲松齡是我的老師，我從他的書中學到了如何用魔幻的方式表現現實。」

莫言筆下的故事意象奇崛，情節不俗，想必是這塊熱土滋育的結果。作家阿城就曾經講過，在莫言的家鄉高密，鬼怪是世俗構成一

一，莫言善講鬼怪、寫鬼怪，用的是現在的語言，格調情懷卻是唐以前的，為中國之一絕。

莫言曾在《奇遇》一篇裏講到，1982年秋天，他由部隊回鄉探親，走了一夜擔驚受怕的夜路，天亮後正欲進村，見樹影裏閃出一個老人來，定睛一看，是他的鄰居趙三大爺，說是多年前借了莫言家五塊錢，現在是還的時候了，於是交給他一個瑪瑙煙袋嘴，說：「就拿這個抵賬吧。」回到家後，母親責備他不該走夜路，萬一遇到鬼怎麼辦，莫言說：「一心想碰到鬼，怕鬼不敢來見呢。」他在父親要抽煙的時候，從兜裏摸出那瑪瑙煙袋嘴，說：「剛才在村口碰到趙三大爺，他說欠你五元錢，讓我把這個煙袋嘴給你抵債。」他父親猶豫着不敢接那瑪瑙煙袋嘴，母親說：「趙家三大爺大前天早晨就死了！」

高密還有大量的民間傳說和故事，訴說着這



●泥塑是高密的「三絕」之一。 網上圖片

方熱土的無比神奇，其中最著名的當屬「沒尾巴老李」的故事。話說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名為李巧仙的未婚女子生了一條小黑龍，被姥爺削去尾巴後，一個跟頭飛出高密，來到黑龍江戰勝了行災作惡的大白龍。後來，人們把這條喜歡揚善除惡的黑龍尊稱為「沒尾巴老李」。因為農曆六月十三是「沒尾巴老李」母親的忌日，每年這一天，黑龍都要回來祭母，被稱為「回龍」。這天高密當地總會普降甘霖。老百姓都說這是因為黑龍江的那條黑龍又回故土，行風布雨，來悼念母親了，所經之處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，大家便在村裏給黑龍母子建了一座龍神廟，六月十三舉行廟會，以弘揚黑龍年年回家探母、孝感天下的事跡。去年我們來到高密的時候，當地人告訴大家，六月十三這天前後果然下了雨。

據高密出土古碑上記載，唐太宗李世民東征高麗，途經高密時由於連續行軍，人困馬乏。有一位慈祥的老婦人給軍士送飯，一籃籃飯，一罐罐湯，讓士兵吃飽喝足。李世民感激不盡，親送老人回去，走到龍神廟前，老婦人不見了。細查其故，當地人皆說是「龍母顯靈，前來送飯，東征必勝」。李世民聽完便來到廟前，見廟中所供奉的龍母與剛才送飯的老婦人一模一樣。得勝返朝後，唐太宗感念龍神護佑之功和龍神之母贈飯之恩，命人在夏莊龍王官莊村重修龍神廟，正式將「沒尾巴老李」的神話傳說以國祭的形式確認下來，並劃良田百畝，賜予廟宇附近人家耕種，減免所有賦稅，這些故事寄寓了百姓的美好願望。

（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、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、《文藝報》原總編輯）

春的氣息

雪蓮紅紅

春播

鐵犁劃過
黑色的波浪
種子落入溫床
黑暗中
它們開始編織夢想
農人彎下腰
拱起的脊背
托起了春天的重量

春卷

薄紗裹住春天的秘密
油鍋翻滾着
金黃的期待
褶皱是時光刻下的紋路
咬一口
脆響驚醒了
沉睡的味蕾
於是——
熱氣騰騰的光陰
在唇齒間流淌

（雪蓮紅紅本名張新文，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、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唯一的辦法

邱立新



●山叔對老槐樹的感情很深。 AI繪圖

那晚，村長長貴剛進家門，山叔就來了：「長貴，今天開會你們研究得咋樣了？」

「研究了，不佔您家地。」長貴笑着說。

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」山叔也笑了，他連連點頭。

「叔，佔園子佔地都給錢，別人都巴不得呢，再說，您的閨女、兒子不早就給您買房，讓您進城住了麼，進城不好麼，您還戀着啥呢？」長貴媳婦勸道。

「戀着啥，哎，戀着啥呢……」山叔自語着走了。

幾天後的一個晌午，山叔正坐在槐樹蔭下挑種子，長貴推門進院了：「叔，圖紙出來了，學校教室後牆，正趕上了這棵樹，這樹呢，得砍了，但是呢，給賠償。」長貴摸着嶙峋的樹幹說。

「啥，砍了？」山叔前額上的槐葉疤，一下子皺緊了，「我這老骨頭要賠償有啥用哪？」他咳嗽兩下，喉結牽動着頸間鬆弛的皮膚，簌簌地顫動着。他把身子往樹上又靠了靠，臉隱在了樹蔭裏，他的臉早被風雕刻成開裂的樹皮了，兩道溝渠似的法令紋，藏住了他此時的沉默……

這樹有年頭了，要三四個人才能環抱得了，娘說過，當年娘嫁進家時，這樹就有小缸粗，當時正開着花呢，滿院子的槐花香。

打他記事起，爹就參加了抗聯，一走就沒回來。十一歲那年，爹突然回來了，可爹前腳剛進屋，日本人就跟進了村兒，原來，是叛徒告密，把爹出賣了。爹為了掩護全村兒的老百姓，也為了掩護藏在樹上的娘和他，主動站出來，讓日本人抓走了。他和娘在家等啊，盼啊，可爹那一去，直到快解放了也沒回來。解放初，村長帶着部隊上的人來了，告訴他和娘，他爹被鬼子抓走後，不久就犧牲了，他們現在是軍烈屬。

有一年鬧饑荒，全家人沒糧食吃，娘就擰樹葉熬粥給大伙兒喝，最後，把樹葉兒全擄光了，一家人才保住了性命。

再後來，趕上大煉鋼鐵年代，村裏的當權派相中了這棵樹，要砍樹當柴煉鋼鐵。他們開着拖拉機，帶着伐木工具，一夥人風風火火闖來，他死活攔着不讓砍，撕扯着的時候，他的腦袋被木鋸碰了，鮮血順脖子滴了一衣襟，最後，還是鄰居來求情，說他家是軍烈屬，部隊上的人當年時給發了證，那夥人才停手，但死罪饒過，活罪不能免，他們把這棵樹攔腰斬半，

所有枝丫全砍掉，拉了滿滿兩拖拉機才走。

……

長貴走後，九十歲的山叔病了，病了的山叔天天在樹蔭下坐着躺着，從早到晚，鄰居們都勸他回屋歇歇，他卻說這樣心裏踏實。

有人把這事跟長貴說了，長貴聽說山叔病了，心裏很着急，他又去了兩趟城裏，帶來幾個衣着不俗的人，他們在小村丈量，在山叔家繞着樹合計：

「老槐樹有近500年的歷史了，不能砍。」

「可學校也得建哪，縣裏還給派了支教老師，小娃們上學就不用過河了。」

「唯一的辦法是把老屋拆了，院兒擴進校園內，老樹就能保住了。」

「這……」長貴為難了，大夥兒也為難了。

「長貴啊，這唯一的辦法挺好，行！」身後，山叔的話迎着日頭光，從樹蔭裏傳了過來。

大家回頭一看，山叔不知啥時候站在了眾人的身後，他弓着腰，拄着棍兒，前額角上的疤在鬆弛的皺紋間顯得很突出……

第二年秋天時候，改擴建的小學校園終於竣工了，新老師來村子上課那天，山叔也從城裏回來了，他說回來看看他的老槐樹。那天，正好趕上學校舉行升旗儀式，山叔坐在當年的院當央地方，老槐樹的底下，看着鮮艷的五星紅旗越過教室房頂徐徐升起，最後，在瓦藍天空輕輕飄揚，山叔的鼻翼隱隱翕動起來，接着，有兩顆渾濁的淚花，在他沉澱了一生滄桑的瞳孔裏打着轉。

（作者係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）

風與星下的新旅程

文學花園

劉笑關

我坐在車上。

天氣很冷，車上沒有多少人。司機不是忙於發動引擎，便是忙於剎車。車燈一忽兒明、一忽兒暗，人臉也就黃一陣黑一陣；車門開了又關，關了又開。車下的人把寒氣帶上車來，車上的人把悶熱帶下車去。

晦暗的天空緊迫著我們，樹影和路燈卻逃也似地倒回去，可是總沒有完。紅色的牆一抹霞似的刷過眼簾，大樓房的窗一眨眼閉上了。路燈等距離地將媚眼投進車窗然後又大有深意地閃去。天是黑黝黝的，沒有路線，沒有指定的目標。

「我們去哪裏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反正坐吧。」

車後座的三個聲音在咕咕着。

我們到了一個彩色的世界，天很冷。一閃一閃的霓虹燈妖冶的一瞥，商場五彩雲似的飄過了。「一幅印象派的畫」，我想。車站的站牌送到眼前，「吱，咩」，車門一聲怪叫，許多人上車，捲進一股寒流，「吱，咩」。車載收費機發出的單調聲響在車廂內迴盪，不斷在人臉上摔來摔去。

車在運行。夜尾隨着，風從窗縫溜進。遠處，幾盞燈光的照射下，一片廣闊的曠野似乎被征服了。掠過一片墳地，墓碑上彷彿露出了白色的牙齒，而閃爍的螢火蟲則像是幽靈的眼睛。「吱，咩」，兩個老人下車。

車輛在行駛中。夜幕降臨，風從窗戶的縫隙中悄悄溜進。「我們去哪裏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反正坐吧。」

像在過河，沒有一棵樹影。風更大了，吹得窗門嘖嘖響。前座那對戀人緊緊靠在一起，鄰座的那個中年人炯炯地望着他們。這時，一位乘客的悠長呵欠聲砸碎了他凝固的目光。突然間，車身微微一振，車門外貼上一張婦女模糊的臉，「吱，咩」，一位婦女抱着熟睡的孩子艱難地走上車來。車繼續運行，穿越一個林蔭道。

天色看不清，只有天邊一絲亮光從集集的葉縫裏湧進，遠處傳來一聲纖細的雞啼。婦人懷裏的孩子醒了，「哇」的一聲哭驚動了那對戀人，但他們很快又靠在一起睡去，孩子也睡了。晨光逐漸染上眉睫，雞聲更加響了。車還在運行。

「我們去哪裏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反正坐吧。」

車後那三個聲音又響了，還伴着幾聲慵懶的呵欠。車門「吱咩」聲開始頻繁起來，像是到了大都

市。上班的人越來越多，車內變得擁擠不堪，空氣不大好。婦人懷裏的孩子已不再沉睡，只將圓溜溜的眼望着周圍，帶着驚奇和惶惑。那對戀人也醒轉來，規規矩矩地坐着，時不時用眼睛交談。中年人卻昏昏欲睡。

窗外的天空被一排人影擋住，看不見，但車聲鈴聲則熱烈了，頻頻丟進窗內。然而，車在行駛充滿了節奏感，灰黃色的人臉也漸漸疏朗。孩子不時被周圍的人逗得咯咯笑，引得眾人也跟着笑起來，車內洋溢着如三月鮮花的芬芳。「吱，咩」，許多花被帶走了，又有些沒有表情的臉被送上去。車在運行。灰色的天空跟隨着我們，樹影和樓房層層過去。不知何時有了點陽光透進車窗，在中年人臉上鍍了一個環，噢，已是黃昏的夕陽了。雲塊漸漸疏淡，露出的天空的藍斑又跟隨着我們。而後便是黝黑的天幕，上面釘着幾顆星，星也跟隨着我們。

「我們去哪裏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反正坐吧。」

那三個聲音又響了。「我們總不能這麼坐下去。」第一個聲音說。

「那麼你要去哪裏？」第二個問。

「我要去的地方車開不到。」

「那你就走着去了，其實何必呢？」

第三個聲音說。

「是的，我要下車。」

「我也下，和你一起。」我說。

車門「吱呀」一聲打開，我們走下車，隨即各自融入到陌生的街道中。風依舊在吹，帶着絲絲涼意。回頭望去，那輛車漸漸遠去，尾燈閃爍着微弱的光，彷彿在訴說着未完的故事。

我站在路邊，不知該往何處去。周圍的人匆匆走過，沒人在意我的存在。「既然不知前路，那就隨心而行吧。」我思索着，眼中露出一份堅定。

我緩緩仰起頭，望向天空。天空中星星依然熠熠閃爍，似在為我指引方向。或許，我的旅程才剛剛開始。

（作者係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會員、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）



●天空中的星星似在為我指引方向。 AI繪圖